

松江文史

(第七期)



政协松江委员会文史组编

在时代上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不足之处，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鉴古以明今，透视事物的本质，认识发展的趋势，从而树立具有今天的时代精神的先进人物，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家乡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而且它还将影响、教育和启迪子孙，润泽后世，其意义更为深远。

峰泖人杰传千古，振兴桑梓有今贤。我们要立足现在，借鉴古人，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激发我们强烈的历史感、现实感和使命感，为松江的腾飞而勉旃！

——写于一九八六年八月



松江文史第七期

(松江古今人物选辑)

目 录

1986年10月出版

峰泖人杰话古今	王 宣	(1)
---------------	-----	-----

——《松江古今人物选辑》弁言

我和松江

1. 回忆当年话松江	顾复生	(1)
2. 忆松江海塘春修工程	陆恂如	(5)
3. 我的简历	侯硯圃	(11)
4. 我爱松江	宋学勤	(13)
5. 故乡哺育了我	罗 洪	(15)
6. 回忆成长道路	杨纪珂	(17)
7. 我和祖康二三事	张家惠	(20)
8. 我在松江民教馆	于濂元	(23)

近现代历史人物

1. 先君谱桐公事略	雷风威 口述 梁景惠整理	(24)
2. 南社耆宿姚鹓雏	郑逸梅	(26)
3. 张善子轶事	老 昌	(28)
4. 寄寓松江的近现代四大著名国画师	张寿甫	(29)
——吴昌硕、冯超然、张善子、张大千		
5. 松江书画家王支林	王后坤	(31)
6. 蜚声桑梓的书画家于允鼎	于濂元	(32)
7. 陈冷在《申报》社	马荫良	(33)
8. 钱江春事略	钱蝶先 钱挹珊	(36)
9. 殷石笙和松汇路	杨秉文	(40)

10. 不为良相为良医	唐舜华整理	(41)
——名中医师韩丰池小传		
11. 先祖姚水一	姚绳祖	(42)
——附先父姚若水		
12. 杨了公传 附杨藏一	张寿甫	(45)
13. 一生从事教育的朱亚松	罗 洪	(47)
14. 一代丹青好手胡旭光	胡镜贤	(49)
15. 我所知道的袁荣叟	张寿甫	(51)
16. 身在课堂 心忧天下	程积勋	(52)
——缅怀中学生时代的侯绍裘烈士		
17. 水稻专家陈永康	本刊根据顾景秀同志原稿改写	(53)
18. 先父王子彝和他的书法	王尚德	(55)
19. 张寿甫事略	杨秉文	(57)

古 代 人 物

1. 人去文章在 谷泯山河新	徐树清	(59)
——缅怀二陆		
2. 明代松江水利专家叶宗行	张兰森	(62)
3. 明清之际云间许氏家传 附朱棣亭	张寿甫	(63)
4. 松江的五位状元	王健民	(65)
5. 松江才子郭友松轶事	封尊五	(68)

诗 歌

1. 诗三首	张 仲	(10)
2. 怀念旅台亲友中秋寄思	杨秉文	(19)
3. 题《松江文史人物》专辑	杨秉文	(25)
4. 抒怀	王 宣	(44)
5. 松江速写	施圣闻	(48)
6. 中秋夜对月偶成(用少陵韵)	褚同庆	(54)
7. 自嘲	褚同庆	(56)
8. 感怀	祁文才	(61)
——迎第二届教师节		
编后记		(67)

回忆当年话松江

顾复生

松江——它与我的家乡青浦县毗邻接壤，是一个物产丰富、举世闻名的江南水乡。境内山明水秀，园林特胜，九峰三泖，风光旖旎，亭塔楼台，古朴典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是接受新思潮较早的地区之一。“五四”运动期间，松江人民已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罢工、罢课、罢市等群众性爱国运动，风靡全县。

由于松江毗邻青浦，大革命时期两县人民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在那艰苦岁月里，两县人民并肩作战，共同谱写出可歌可泣壮烈的革命诗篇。

小蒸农民的“秋收起义”

与松江的“枫泾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共上海党的负责人陈云亲自来到黄渡，在夏采曦家中召开青东乡共产党员会议，当时我也是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个党员。陈云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青浦东乡地区开展秋收斗争，保卫农民利益等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从地理上看，青浦处于上海、苏州、嘉兴三角点的中心。青浦东乡的农民如果能和嘉定外冈地区的农民运动联成一片，可以切断沪宁铁路，支援苏、锡地区农民兄弟的秋收暴动；青浦西乡的农民和

松江枫泾的农民联合起来，可以中断沪杭铁路，支援浙江及浦东地区农民兄弟的秋收暴动，并可和上海的工人运动相配合……”。这一番对当时形势精辟的分析和英明部署，扩大了我的眼界，克服了保守思想和狭隘的家乡观念。

东乡党员会议结束后，陈云席不暇暖，又风尘仆仆地来到青浦西乡小蒸，住在陆铨生家（即现在的小蒸农民秋收起义纪念馆），领导陆铨生和吴志喜等恢复了西乡农民协会，组织起农民军，并推举吴志喜为农民军司令（吴志喜原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与此同时，又和松江县委书记袁世钊及松江县农民军司令陆龙飞领导下的松江枫泾地区农民军，联合成立了“沪杭线农民军司令部”。吴志喜为司令，陆龙飞为副司令，进行收缴地主武装，打水警枪船等战斗。

这年十一月下旬，吴志喜司令接到陈云指示后，即率领农民军从塘南越过铁路到了小蒸，举行了“小蒸农民秋收起义”。“小蒸起义”声势浩大，镇压了人民痛恨的恶霸地主汪倾千，全县农民都兴高采烈，纷纷投入斗争。青浦东乡的农民为了支援西乡农民兄弟的斗争，他们砸了观音堂乡公所，捣毁了地主走狗曹步峰的房屋，痛殴了地主走狗王兆桂，并到黄渡收缴了嘉定水警的枪械，火烧了大地主张绿琴的后花园，吓得地主们

屁滚尿流，纷纷逃匿上海租界。小蒸的起义农民，又在附近处理了几个国民党的走狗和地主后，回师塘南，和松江县委书记袁世钊、农民军副司令陆龙飞等集中松青两地的农民军武装力量，在塘南的屈家浜、钱家草等地休整，制定计划，准备“枫泾暴动”。

在这以前的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陈云亲自来到枫泾乡下，和袁世钊、吴志喜、陆龙飞、顾桂龙等研究了枫泾敌情，部署了战斗，并亲自向全体农民军作了“枫泾暴动”的动员报告。

暴动前的枫泾，周围形势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人恐慌万状，纷纷乞兵求援。在预定暴动的前三天——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七日黎明，浙军周凤岐部乘火车来到新浜，下车后即直趋土地堂和草场浜等地，向农民军包围进攻。吴志喜和陆龙飞得到敌情报告后，即鸣枪示意附近农民军，并掩护农民军撤退。当农民军从包围圈的空隙中撤走后，吴、陆两人终因众寡悬殊，子弹打尽而被捕牺牲。“枫泾暴动”功败垂成，使那些土豪劣绅、地主走狗们得以苟延残喘，但革命的火种永远播在革命人民的心中。

苏州大闹监

袁世钊同志遇难

一九二九年三月，陈云在上海虹口吴淞路潘达清同志家，召开松、金、青三县活动分子会议后，由于中共青浦县工作委员会的交通站被敌人破坏，搜去了淞浦特委的宣传品一蒲包，因而出狱不久的我又被捕了，辗转被解送到苏州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于苏州城里司前街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是附建在司前街第三分监的国民党的监狱，一向对犯人的管理待遇，极为野蛮残酷。被分别关押在这个监狱中的政治犯，有中共县

委书记、革命学生、工人、农民等，都是些意志坚强、立场稳定的革命同志。在未被捕前，他们既无视于蒋介石的残酷镇压而英勇坚持斗争；被捕后仍然是横眉冷对，在狱中继续搞革命闹斗争。成立“狱中特别党支部”、组织“同难会”，不断地领导和发动群众性斗争。记得，在一次震惊国民党司法界的连续七天大闹监斗争中，松江和青浦的难友们都英勇积极地投入了这场火热斗争。反动派调集了大批军警，进行武装镇压。监狱里，同难会九人领导小组和几十个监号的小组长，都被反动军警揪了出来，共计有八十多位难友，（大都是中共党员）被反绑吊在监狱办公室外面的走廊柱子上，被吊的高度，仅能使你脚尖碰地。同志们被折腾得冷汗直冒，但大家很顽强，毫不屈服。这时，狱卒竟手执皮鞭，徜徉在走廊间，狰狞地对大家说：“只要你们说一声，以后不再闹了，就把你们放下，进号子（指监房）去睡觉”。但任他喊得力竭声嘶，始终无一人低头，大家继续坚持斗争。之后，他们又把大脚镣拿来，给我们每人加上两副，重镣反铐，使不能睡倒。但大家仍然是忍痛坚持，斗争持续了半月之久，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的老爷们，黔驴技穷，只得把我们内中的几十人，送往吴县地方法院处理。另外又由镇江军法处提去了廿名难友。后来得悉，这廿人中十九人被杀害，其中就有袁世钊同志。这位和我并肩而战，共同斗争的中共松江县委书记不幸和我们永别。但他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却与日月同光，长存人间。

闯虎穴 泗泾脱险

泗泾，是松江县历史悠久的一个水乡集镇，位于县城的东北，是农村贸易的一个中心。这里水陆交通方便，又是松江县米市之

一。在日寇占领期间，镇上筑起了碉堡，四周又围以木栅，戒备森严，行人视为畏途，商贾却步，泗泾镇渐趋萧条。当时镇上有个叫姚振华的，原是日升碾米厂的立埠职员（俗称招待），一度担任过泗泾镇伪商会会长和该镇的伪警察局局长。他交游广阔，社会关系复杂，是具有一定活动能力的青帮头头，然而他对共产党却有一定的感情，也可以说是稍有爱国良心的。

那是一九四〇年的四月，青浦东乡地区遭受日、伪军大肆烧杀后，我正急于要去上海向党汇报和请示。然而，当时四面交通都处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之下，难以乘隙登程。这时，他的亲戚王文祥（人称泗泾王，在三支队工作）捎来了意外的消息：“姚振华说，如果支队长信任他，他可保证设法安全地护送你去上海”。因事急情迫，我也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多，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就和姚振华约定，当晚在泗泾大街后面他的舅母家碰头。当时的泗泾，四周关卡林立，镇上驻有日军和伪军，入晚戒备森严，水陆交通断绝，行人禁止出入，然而我和警卫员在王文祥引导下，从镇背后潜入到那孤立在后街的一幢草屋里，也就是姚振华的舅母家和姚碰头了。经商定第二天由他带我去松江火车站搭车前往上海。我的警卫员也由姚安排在原地休息一天，待夜间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改扮做商人模样，穿上姚振华为我借来的衣服，就和他一同从大街后的小路到日升碾米厂后门进去，再出大门，登上姚预先准备好的小船直驶松江。经过卖花桥时，那里驻有伪军王德舟部（王原系国民党淞沪游击纵队第五支队叛变投敌的），但姚和他们很熟悉，船到岗哨，姚已走向船头，向站在桥堡的伪军说：“老王（指王德舟）在家吗？你告诉我今天有事去松江，明天再来看他”。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关。

到松江登岸后，姚振华见那里岗哨四布，宪兵荷枪实弹，气氛紧张。他把我安排在他亲戚开设的一爿五金店里，自己去买火车票了。这时店外忽然闪出一个染坊的绍兴小鬼来，这小鬼认识我的，他见到我似乎也吃了一惊，我却佯装不知，稳坐如故。姚买好票回来，他对我说要去搞一个证明来给我，（因我没有良民证）以防日寇检查。后来我就套上了姚为我搞来的一个伪警察局文书的袖章，和他顺利地通过关卡，登上火车，安全抵达上海。

由此看来，松江地区不只是劳动人民和我们有深厚的感情，就是一般人，甚至已投靠敌伪的人，他们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而有所醒悟的。姚振华就是典型一例了。

松江耆老献计献策

一九四九年五月，松江刚解放，我奉调担任松江地区行政专员。那时上海尚未解放，而松江耆老朱叔建先生和上海县的姚惠泉先生，冒着很大风险，联袂从上海专程赶来松江，到专署来找我。一见面，他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松江地区各界，人人日夜企盼共产党来解放，今天盼到了，如愿以偿了！”又说：“你们辛苦了，人民真不知怎样来感谢你们和中国共产党呢！”接着我们又谈到了家乡的情况和百废待举、万事更新的有关祖国建设等问题。他们向我提出意见，要求专署召开一次地区各县工商界、教育界人士的座谈会，集思广益，让大家献计献策，征集建设性意见。当时我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请他俩代为邀请松江地区和散处其它外地的耆老以及开明人士，前来一起参加座谈。座谈会召开那天，我在会上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然后又诚恳地向大家

表示：希望各界人士协助我们搞好人民的休养生息，和整理好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把人民生活搞上去。他们在发言中也表示说：

“过去我们只知道解放区好，然而了解得不具体。今天听了专员的介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至于搞好人民生活，恢复社会秩序，这是每一个人的应有责任。今后，我们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竭尽全力，开诚布公，搞好祖国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经座谈会研究，要求订期召开一次地区各界代表会议，以便更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这年冬，松江地区各界代表会议在松江专署正式开幕，到会代表踊跃发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虽然开会那天正是鹅毛大雪，天寒地冻，但代表们围炉讨论，热烈异常。大家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对我们的工作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其中有一条我至今不忘。那就是朱叔建和姚惠泉两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党政部门积极领导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建议。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因为这血吸虫病在松江地区蔓延很广，异常猖獗！

就以青浦县任屯村血吸虫流行的情况来看，民国初年全村有二百四十二户，九百四十八人，到解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一户，五百四十四人，全家死绝的有一百二十一户，死剩一人的有二十八户。全村稻田荒芜，鸡犬不闻，为害之烈，可见一斑。过去反动派只知作官发财，不管人民死活，各县虽然也设有卫生机构，然而这些医院都是“大门堂堂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在

“换了人间”的今天，我们能坐视无睹，漠不关心吗？我们一定要把这根除血吸虫病的担子，担当起来，为人民解决病痛。我当时代表中共松江地委和专署，诚恳地接受大家的建议，尤其对根治血吸虫病问题，表示及时订出计划，付诸实施，动员广大农民，同心协力，不消灭血吸虫决不收兵。

今天，松江地区原有血吸虫病的地方绝大部分已经宣告为无血吸虫病区，送走了“瘟神”，而朱、姚两位老先生的献计献策，却使我永志不忘。

以上我所举的这几件事，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了，然而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松江地区人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为家乡，甘冒风险，前仆后继，谱写出一篇又一篇的动人诗篇，是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而我所叙述的不过是几个侧面而已。对于这方面的史实，尚望老一辈同志和广大读者，广为搜集，多多提供，俾有所借鉴，这也是与我们今天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有所帮助的。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曾任松江专区第一任专员）



图为顾复生同志双目不明，用口述让秘书记录文史资料，这是他正与秘书一起研究文史资料稿件的情况

忆松江海塘春修工程

陆 恂 如



作者近影

一九四九年五月，松江解放，我先任松江市委副书记，不久，市、县合并，改任松江县长。是年七月，松江遭台风袭击，海塘受损严重。经报请苏南区党委和苏南行署批准，对松江海塘进行全面整修，并由我兼任海塘工程所所长。工程自一九五〇年二月开始筹备，六月中旬结束，历时四个半月。今对修塘情况，追述如下：

一、修筑海圻是当务之急

松江海塘西起与金山交界的金山卫，东至与奉贤交界的柘林镇，全长二十公里，地处黄浦、钱塘两江入海之冲，潮高浪急，素为江南海塘中的险要。由于西南受钱塘江潮流的横冲；东北受南汇角涨沙伸出洋面的影

响，海潮至此，急趋而西，直达大、小金山，又折而正面直冲金山咀一带，波涛汹涌，对海岸线搏击甚烈，每当太平洋台风季节，最易出险。松江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群众中向有“海塘倒，冲倒松江西林塔”之说。一旦海塘决口，洪水与黄浦江和泖湖之水连成一片，不仅浦南几十万亩良田与人民生命财产将为荡然无存，而且还会波及上海、乍浦、杭州间的交通大动脉。

据史乘所载，远在汉代已在此修筑土塘，唐、宋、元、明各代亦有修建，但由于水流及海岸线的变易，后来的海塘已非古塘旧址。清乾隆时，开挖随塘河，筑筑鱼鳞石圻（即今沪杭公路路基），前后四年始成，称华亭塘（后华亭与娄县合并改为松江）。

国民党统治时期虽有修筑，均临时应付，且工程简陋，致塘根冲刷，危岸壁立。



未经修筑前的旧海塘



新筑的海塘

随塘河则已五十六年未疏浚，河床严重淤塞。解放前夕，国民党驻军到处挖壕设垒，企图顽抗，塘身又一次受到破坏。

一九四九年七月廿四日夜，十二级台风以每小时五十五海里的速度自东北方向袭来，加上161.2毫米的暴雨，当时又正值伏底大汛，狂风、暴雨、大潮三管齐下，洪水水位骤涨至吴淞零上6.2公尺，超过塘顶30余公分，怒涛卷过塘顶，猛力吞吐、震撼大地，一线长堤，即将毁于俄顷。幸经当地驻军奋力抢堵和风转潮退，尚未酿成大灾，但已使海塘工程受到严重破坏：在金山咀一带被冲倒的夹石混凝土墙一百二十九米，倾斜的混凝土墙一百五十米，砼墙护脚石冲散外露的二千六百米，桩石被打乱残缺的三千五百米，外塘土坝毁损坏四万〇二百米，个别地段石塘外露，危及塘顶公路，险象环生，直接受灾

农田，仅松江、金山两县即达二十余万亩，为百年来所未有之灾害。可见松江海塘屏障浦南各县，是关系到数十万人民生命财产和发展农、工、交通运输各业的大事。尤其是当时苏南刚刚解放，社会经济饱受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而人民政府在财政经济困难之际，组织大规模的修塘工程，不仅具有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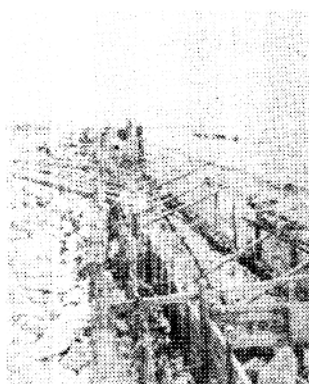


这是修海塘劳动大军出工时的情景

的经济意义，而且能起到安定民心 and 取信于民的作用。同时，松江沿海历来为军事要地，回溯三百余年前戚继光为倭倭寇曾在此苦战；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时，为迂回夺取我上海，又于此登陆，戚家墩、金山卫以海角弹丸之地而闻名于世。当时大陆解放，舟山尚被敌占，国民党飞机、军舰常来骚扰，修筑海塘以巩固海防前线，在军事上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九四九年七月台灾以后，县委、县政

海塘正在加固施工中



这是海塘修筑完成时召开庆功大会的情况



这是受到表扬的积极分子集体合影

府迅速上报地委、专署和苏南，当即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八到十月，对最急要而又有条件的地段，先作了一些抢修，保证了安渡冬汛。嗣后，苏南行署农林水利局又派测量队前来施测纵横断面和附近地形，以为设计张本，不久就决定对海塘进行全面整修。

二、工程计划及实施情况

松江海塘是一项比较庞大而又复杂的水利工程。当时松江解放不久，财政拮据，技术力量又薄弱，困难很多，要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必须制订周密计划，组织相当的技术力量和取得各个方面的支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三日，苏南第一次水利会议通过了《一九五〇年江南海塘（包括松江海塘）春修计划》，要求水位与一九四九年相等时，生产上不受损失；水位与一九三一年相等时能减少大部分损失，并决定遵照中央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的水利政策，采取与生产救灾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以工代赈”。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苏南农水局又派出以石家珣工程师为首的工程技术队伍，前来作进一步的技术准备和指导施工；松江专署水利局也组织技术力量积极配合。在此基础上，松江县也制订了海塘春修工程的具体计划和实施细则。二月下旬，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偕水利局谢副局长和松江专员顾复生，在我陪同下，实地视察海塘受损情况和了解修塘准备工作后，当即决定加强部署和领导，限于六月底前完成浚河、修塘全部任务，迎接大汛和农忙的到来，并责成我主其事。

这次春修工程分为两个阶段三大步。自一九五〇年二月初至三月上旬为第一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包括勘测、设计、制订整修计划，筹组领导机构，层层宣传动员和组织

调集民工，以及储运物资、工具等。三月上旬至六月中旬为第二阶段，亦即浚河、修塘行动阶段。在苏南和专区领导部门的关怀、支持下，我们于三月一日成立了松江海塘工务所，由我兼任所长，进驻海塘实地办公。下设工程、材料、民力、总务、医务、警卫诸股，领导掌握整个工程。工程技术人员包括监工员、逐渐增加到三十四人。针对工程数量大、要求高、时间紧，当时代征刚结束，基层干部和新区群众思想上某些混乱和疑虑尚未消除，以及敌人海空力量的威胁和匪特的造谣破坏等特点，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落实政策，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修塘积极性，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工程任务，又成立了海塘政治处，协助各区、各段领导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阶段的第一步，也是修塘行动的序幕，就是疏浚随塘河。它既为解决修塘材料运输和日后水运、灌溉所必需，又是加固塘身的取土来源。浚河计划为：自金山卫东门至荒墩并加鸦雀河一百十米，共长一万二千六百〇九米，河底高度为吴淞零上一米，河底宽度四米，边坡1:1.5，正常水位为吴淞零上三米，能承载重20吨的船只两艘并行。浚河中，动员漕泾、亭林（以上松江）、张埭、金汇（以上金山）四个区的民工一万七千人，以行政区建立大队、中队和小队，统一领导，分层负责。为了保证浚河的顺利进行，在大批民工进入工地前，又先突击作好如下准备：一是为数万民工准备住宿地点和粮秣，当时在金山卫至漕泾的数十个村庄中借用大量民房，连营二十七里，并抽调一批粮食干部建立若干粮食供应站；二是在沿河挖掘可容二万余人的防空洞；三是先集中民工一千六百人和抽水机、人力水车一百三十九部，在随塘河上分段筑坝和架设便桥六十三座（隔河挑土上塘用），在雨雪连绵中以

六昼夜的时间，人停车不停地突击完成戽水任务。三月六日，浚河全面开工，边挖土边上塘，三月底竣工，四月初放水通航。共抽水20万立立方，挖土二十七万九千七百立方。河道既通，石料、木材、水泥、黄砂、铁件等，自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源源运来，先后动员船只二千五百艘，舢舨相接者达五十余里，蔚为壮观。

第二阶段的第二步，直接修塘工程全面展开。自四月十日起，至六月十六日止，历时六十八天。

浚河以后，四月上旬我们曾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总结前阶段经验教训并重新组织力量。四月十日起，修塘全面开始，自海滨浴场至北厍，分成三大工务段、十八个工程号，行政技术干部分工下去掌握。施工中动员漕泾、亭林、叶榭（以上松江）、张埭、金汇五个区的民工一万九千人，上海、宝山技工一万四千人，以及上海大华营造厂（负责承包水泥工程）技工六百人投入。如加上工人、解放军和上海失业工人、浙江灾民，前后参加劳动的达四万七千八百七十四人。为了确保工程质量，采古今中外之长，以御浪耐固等有实效为准则。四月中旬后，工效不断提高，质量也越来越好；为了加快速度，四月底提出了开展红五月红旗竞赛运动，群众情绪达到了高潮。上百个填土夯土队、飞礅打桩队和高架拉锤打桩队、配合技工，夯、礅、锤此起彼落；水泥拌和机和压路机大显神威；塘畔物料堆积如山，塘上塘下人群密布，杭甬声、欢笑声、打桩击石声、机器转动声与海潮澎湃声、革命歌声交织一起，响彻云霄，汇成了一片欢乐、喧腾的海洋。六月十六日，大功告成，比原计划提早了半个月。

这次海塘工程的施工长度达一万五千九百四十米，塘身高度为吴淞零上八点二米，

共完成如下十二项工程：（1）新建两桩三石长五百二十一米；（2）整修两桩三石长四百〇五米；（3）新建单桩两石长三千四百七十三米；（4）整修单桩两石长六百七十三米；（5）新建夹石混凝土墙七百八十五米；（6）整修混凝土撑墙护脚四千三百七十二米；（7）新建混凝土撑墙二十九座；（8）修补混凝土墙缺口及底脚七处；（9）新建砌石护坡长九百八十一米；（10）整修砌石护坡长六百五十八米；（11）整修干砌护坡长四千二百一十二米；（12）培修土方五万一千八百立方米。以上工程共打桩木二万一千四百一十根，抛填块石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四立方米，浇灌重力式梯形混凝土二百二十六立方米，夹石混凝土三千〇九百七十七立方米，干砌面石二万九千六百六十五平方米，抛铅丝石笼七百五十七米。总出工三十万六千八百九十四工，共支用公粮八百九十六万二千九百八十八市斤，人民币六百三十一万〇三百九十六元。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于海塘工地举行了竣工庆祝大会。会上由我代表松江海塘工务所和政治处作了修塘简要总结，并号召大家巩固修塘成果，搞好护塘防汛，努力生产，准备土改；表扬了由群众民主评选出来的在浚河修塘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六十二位英雄人物和二十二个集体模范，并请顾复生专员向他们发了奖状和奖品。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声雷动，共庆胜利。以苏南农水局胡扬局长为首的苏南行署代表团、松江各界人民代表团和民工代表等参加了大会。翌日，上海解放日报以显著地位刊出了松江海塘竣工消息和照片。在此前后，上海、松江等地还多次组团来海塘工地慰问和参观。

三、春修工程的主要收获和重大意义

这次松江海塘春修工程规模巨大，成效卓著，为三百多年所未有。由于县委的领导，全体工程技术人员任劳任怨，日夜奋战，各级干部和广大民工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预定任务。不仅工程上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政治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首先，取得了工程数量和质量上的双丰收。原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略有增减，但增加超过了削减部分。动用主要物资就有石料六万六千三百四十三吨，木头二万三千九百一十一根，水泥五千一百十五袋，黄砂一千一百七十八吨，铅丝一万六千九百七十七市斤。从工程质量看，无论浚河、培土、打桩、抛石、浇灌混凝土和砌石护坡，都基本上达到了施工标准；个别不合标准的，也作了加工或返工。实践证明，一九五〇年以来的三十五年中，虽迭经台风和海浪冲击，至今未出现过大的损坏。

其次，在经济效益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由于坚持贯彻了修塘和生产救灾渡荒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在前方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后方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一般根据田亩、劳力、灾情和生活情况等原则出工，对劳力不足的户又组织了伴工，从而解决了大部分贫雇农（占出工人数的60%—70%）的家庭口粮、劳力及一部分种籽的困难，保证了前方安心开河、修塘，后方安心生产、渡荒。塘上共支出资粮一百七十七万斤，如以每天出工五千人计算，每人平均可得二百三十四斤，能解决四口之家二千户的生活。叶榭区群众高兴地说：“共产党、人民政府既领导我们修好了海塘，又帮

助我们渡过了春荒，真是一举两得！”

海塘的修复，可以使全县及邻县的一百万亩农田受益，如以每亩增产粮食五〇斤计，可增产五千万斤，附近农田得到灌溉，沿海数千渔、盐民的生产和浦南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有了保障，这个好处更无法计算。海塘的修复，还保证了沿海交通运输，便利了物资交流；保护和巩固了人民的海防线。

第三，更重要的是，通过群众性的修塘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大大提高，增强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赖，密切了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上取得重要收获。

修塘过程中，各级领导都注意了思想政治工作。开始，由于动员匆促，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对修塘的意义认识不足，对要不要如此大修，思想上更缺乏准备，存在侥幸心理。有的人认为“修塘是政府的事，与己无关”，对能不能修好也信心不足，说“还不是和国民党时期一样，做做样子而已”，因此抱着支差观点和被动态度。匪特则乘机造谣，说什么“挖河是为了运子弹，修塘是要把海塘当战场”；在后方说：“修塘的民工被送到前线打仗去了”；在塘上又说：“家里来了许多苏北难民，被抢光了”。竭力扰乱人心。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和落实政策不够，加上敌人的造谣破坏，群众中对我们的确有些“不摸底”和顾虑生产生活，或者怕敌机等思想。在各级领导中，对这次修塘是一个群众性的生产救灾事业也认识不足，对这次修塘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有些行政命令和过分强调工作难做而带来的片面群众观点，忽视工程质量等。

针对上述情况，通过对修塘意义的反复宣传，进行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通过逐步落实各项政策，以及加强组织领导和改进工作作风，使广大干部群众日益认识到修塘是

为了自己和子孙的幸福，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前方保证修好海塘，后方保证完成春耕生产”的号召下，民工情绪转趋稳定。克服了阴雨连绵、粮草不济、天气冷、淤泥深、流沙积石等种种困难，工效逐渐提高。特别是当时舟山尚未解放，挖河才一个星期，敌舰就来向民工猛烈炮击，打伤我民工八人。这时，金汇区一个村的民工却毫不气馁，他们在工地上表决心，要化悲痛为力量，替受伤民工报仇，坚持斗争，把当天分配的任务完成后才回家；被惊散的民工，经过动员也重新回到了工地。住在金山咀桥北的张老伯，过去吃尽了敌伪和反动派的苦，对公事概不相信，修塘开始时他说：“都是一只袜统管里的，还不是骗骗人罢了”。随着

工程的进展，又看到了各级干部辛勤劳动和身体力行，民工的自觉性越来越高，体会到这次修塘的确和以往不同。庆祝竣工时，他专门去会场看看，感动得热泪横流，满口赞誉。世居金山咀，参加过几届修塘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明辉先生也不无感慨地说：“这次工程为乾隆年间筑石塘以来所未见，也超过了国民党时期一九四六、四七、四八年几次修塘的总和，三个多月完成了以往要二、三年才能完成的工程量。过去完全靠行政命令，按级发包，层层克扣，偷工减料，视修塘为生意；今天修塘是发动群众，依靠教育和政策，海塘修好了，春荒度过了，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事真正好！”这些，都道出了千万人的心声。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南京

附记：本文承孙业、施圣闻同志积极帮助提供材料，并此感谢。

（本文作者曾任松江市县合并后第一任县长，后任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现已离休）

诗 三 首

张 伸

韶华九旬题诗自勉

韶华九旬映晚霞， 进军期颐劲犹矍。
老骥伏枥志千里， 余热挥发献四化。

参观金山石化厂

金卫无金现涌金， 但见烟囱密如林。
马达隆隆鸣不歇， 华灯闪闪不夜城。
石化胜金产品新， 积资富国利人民。
廿一世纪庭临早， 四化凯歌奏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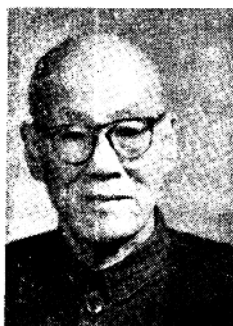
庆祝建国卅七周年

东亚神州大陆乡， 炎黄世胄图自强。
四化进军日夜忙， 卅七年来绩辉煌。
祖国统一指在望， 国际威望放光芒。
举国欢腾擎觞祝， 五星红旗永飘扬。

（作者是退休教授，现任松江政协常委，现年九十有二）

我的简历

侯 砚 圃



侯砚圃近影

我生于一九〇一年，四岁丧父，由母亲抚育成长。兄弟姊妹共四人，我排行第三。姊佩琛，一九五三年去世；兄绍裘，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妹佩莹，一九四一年病故。母亲亲眼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诞生，于一九六一年病逝于上海，终年九十岁。

我原名绍纶，字砚圃。幼年时曾与胞兄绍裘、堂兄一鸣与运良同在私塾受业于李景藻老师。一九一六年毕业于松江县立第二小学（校址在白龙潭）。是年秋，考入上海澄衷中学，就在中学生时代，参加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一九二〇年夏，中学毕业后，我考取天津南开大学，在校肄业一年。一九二一年秋转学上海复旦大学，一九二四年大学毕业，时年二十三岁。

大学毕业后，经中国环球学生会的介绍，于一九二四年秋去江苏如皋，担任省立如皋师范教员。值江浙战争起，学校经费来源断绝，未到学期终了，即宣布解散。当时，松江景贤女中亦因战乱迁到上海，我应

聘在该校任教。时景贤校长为沈联璧，教员中有沈雁冰、叶圣陶、丁晓先等。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在这场党领导下的反帝斗争中，受到极大教育。一九二五年秋，先兄绍裘受苏州乐益女子中学之聘，任该校校务主任。张闻天、叶天底、王芝九、张世瑜、徐镜平等同志与我同去任教，在朝夕相处之中，我对革命真谛有了进一步的谙悉。这学期内，绍裘等同志在苏州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当地地主豪绅的注视，在反动当局的压力下，绍裘同志因而被迫离苏。我们也随之离开了乐益。我回松后，重返景贤女中，同时在钱江春创办的松江县代用初级中学执教。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绍裘壮烈牺牲。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全家无比悲痛，但始终瞒着母亲，谎称绍裘已去苏联。

一九二七年八月，松江县立中学成立，我在该校任教。至一九三一年夏，原校长沈联璧去职，我受命继任。到一九三三年一月辞职，前后凡三学期。同年四月，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九三五年二月受聘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我携眷与堂兄运良及沈联璧两家雇舟西行，原拟直趋大后方，不料因沿途耽搁，在浙江湖州境内为日本侵略军所阻，遂折回上海，

继续在上海中学（该校于一九四一年起，为避免汪伪染指，暂改名沪新中学）任教。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应赵祖康之邀，去上海市工务局工作，但仍兼任上中教职。至一九四八年，因咯血，始辞去了上中兼职，从此结束了我的教员生涯。

一九四九年，我以迫切和兴奋的心情迎接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前夕，赵祖康以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的身份，主持旧市府的移交事宜，我协助他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成为我政治生命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

上海解放后，我被留在人民政府工务局

供职。一九五二年一月，调到建筑工程部第十一安装公司（在上海）工作凡五年。一九五七年一月，又奉调到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先后任秘书处、组织处、副秘书长、市委委员、常委，并先后担任卢湾区人民代表、区人委委员、区政协副主席、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九八一年冬离休，现仍任民革上海市委员会顾问和卢湾区政协副主席。

我有子女五人，除长女已退休外，其余四人均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服务。

（本文作者是我县侯绍裘烈士的弟弟，现任上海卢湾区政协副主席）

（上接27页）

卷，分《搬姜集》、《西南行卷》、《山雨集》、《还都集》、《老学集》。又有《苍雪词》三卷。均为他生前所自订，先后由其女明华、玉华及明华夫婿杨纪璋蜡印成书，装帧古雅，以赠亲友。他的散文杂著，除《饮粉院笔语》、《十四榆眉室文录》、《桐花萝月馆随笔》三种手稿本外，还有《止观室诗话》、《梦湘阁说觚》、《稗乘谭雋》、《小说学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等。又与朱鸳雏合著有《二雏餘墨》一书。他又参禅理，有《大乘起信论参注附厄言》及和杨了公合著《佛学》一书。

他参加南社较早，南社主盟柳亚子，诗重唐音，反对同光体的宋诗，引起唐宋诗之争。他和朱鸳雏、闻野鹤等都属宋诗一派。当时鸳雏年少气盛，颇不以亚子为然，激起亚子的忿怒，被亚子驱逐出社。鸳雏虽站在鸳雏一边，可是涵养有素，不显著表态，亚子没有迁怒到他。非但如此，亚子有些天真性的怪脾气，时常和人闹别扭，即使家庭间亦如此，亚子夫人郑佩宜逢到僵局，

总是请鸳雏来解纷，因亚子能听鸳雏的话的。

我认识鸳雏，他已结束风华，拘谨朴素，和前截然两人。我撰《味灯漫笔》一书，承他为题一绝：“衰病侵寻亦自怜，鬓丝禅榻落花前。把君书比王乔药，有味青灯似小年”。实则他的衰颓，于镇江佐幕时已见之，他自述云：“予疏懒多病，意倦登临。石公、君默每邀予游涉，辄谢不能。一次，偕游江天寺作诗，有‘登山腰脚已疲癯’之句，诸公和之，遂成《癯吟集》一卷。予生于壬辰十二月初九日，作说部自署龙公，同人乃以音同，呼予癯公”。我和他最后一面，是在白蕉家。解放后他任松江副县长，一行作吏，便罕通问。直至一九五四年，他患胃溃疡，医生误断为胃癌，竟施手术，不治而死，时为六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三岁。他昔年居松江莫家弄，和画师程十发为比邻，鸳雏曾见十发的诞生。事隔数十年，鸳雏病死，十发曾见鸳雏的绝气。十发讲给我听，说他和鸳雏可谓“生死之交”。

我 爱 松 江

宋 学 勤

我家世居松城谷阳门外，幼时随我祖父读了许多老书，父亲教我数学，进入第二高等小学读书。白龙潭、菜花径、普照寺等处都有我幼年的游踪。记得普照寺前桥栏上植立着“十鹿九回头”石碑，以喻松江人眷恋乡里之情。一九一八年考入省立第三中学，该校学风淳朴，课程严紧，各科教师都为一名宿，数理化均用英语课本；礼堂里还供着孔子的牌位，上悬校训“诚敬”两字的匾额。校长杨子侁和学监张某采取压迫手段管理学生，上课时候，学监和舍监数人经常在廊内巡行，见有学生偶语，做小动作等，课后随给以小纸条，传往训诫。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汹涌激荡及于全国，我校同学率先响应罢课，学校当局初犹拟制止，遭到学生们的激烈反对，同学赵富基啮指血书：“誓雪国耻”，同学们号哭悲愤，进步教师亦起而支持。全体同学组织松城各校同学罢课，持旗游行，并组织学生联合会，出版会刊，上街赴乡镇宣传演讲，继以罢工、罢市。这次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松地学生深受影响，自此结合社会先进分子，掀起抵制日货、打击恶霸地主等高潮，新旧势力的斗争，起伏不息。

一九二〇年暑假期间，省三中先期同学

侯绍裘、赵祖康等返松组织“回籍学生会”，举行演讲，编辑出版《问题周刊》，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我曾在该刊上写过一篇近似交通运量观测的短文，统计当时西门大街（今中山路）人流和车辆数字，用以说明道路应开拓和延长修筑。

在松江中学读书时期，学行俱优的同学浦江清、施蛰存、姚启钧都和我同一班级，切磋琢磨、获益良多。每逢假日星期，彼此互访，或至图书馆阅览，我们俱爱看文学小说，曾合资购买一部林译小说交换阅读。浦君家居察院下塘，其书楼面临庄老桥东堍，余每往访，行经桥上即闻其朗诵吟咏之声，平时勤学不辍，非客至，难得下楼。施君家有纺织工厂，堂前机声轧轧，颇为喧哗，施君伏案其中攻读写作，丝毫不受影响。追忆往昔景象，如在目前。施蛰存现仍在华东师范大学为名教授，著述丰富，誉满词坛，还带着许多研究生。浦江清为清



作者近影